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省齋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吳殿英

謄錄副貢生臣杭光晉

省齋集卷五

宋 廖行之 撰

策

制科策

臣對臣聞為治有至理自堯舜以來所以統御人羣宰制萬有其端甚要而不可誣其勢甚順而不可禦事業以之而成治功以之而立皆得是理而用之天下莫之能違也恭惟皇帝陛下臨政願治廣覽兼聽思欲盡天

下之心以興天下之治雖草茅之賤咸得造廷待問豈將應故事而隆虛文哉顧以祖宗統業之重太上畀付之勤不以獨智自矜樂與多士講論治道將求至當之理以振起當世德至渥也臣誠愚戇不足以奉大對然嘗讀易至恒而得聖人為治之說恒之象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所謂其道者果何謂哉亦曰至理而已理之所在有馴致之功而不可求旦夕之效苟徒鋭於其初則用意過當不以自弊則以弊天下故恒之

初爻有浚恒之戒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然尤不可以非其道也故恒之九四又有田無禽之喻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苟非其道久之猶無益耳故道雖貴於久成而久尤貴於其道此聖人為治之成說也夫已得其道而持之以久天下化成何往而不濟哉如此而猶慮實材之未出公道之未行紀綱不張民力尚困人無君子之行國無積年之儲與夫實邉贍用茫無定效臣未之聞也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朕以不敏嗣

承大寶循堯之道于今五載臣有以見陛下不以天位為樂而日以循道為心也臣聞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之為天果何如哉四時之運行萬物之生化一由乎理故造化之功成於自然而不匱堯之為道亦若是而已垂衣裳而天下治非遺物憚勤無意於天下也事事物物各付諸理如衣裳上下之不紊則天下何憂不治哉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臨御三紀成功大業見諸政教之設施法度之維持風移俗易兵強國富治迹巍巍

盡善盡美貽則萬世陛下既循其道矣則夫為治之至理心傳神授陛下固已得之誠天下之幸也臣伏讀聖策曰寤寐俊秀始得親策于庭子大夫褎然待問必有崇論遠慮副朕詳延臣有以陛下不自恃其聰明將以慱盡下情而求至當之理也臣聞舜受堯之天下恭巳無為盡循堯道然而好問察言舍巳從人之心切切不少怠誠以為君之難莫如保治之不易茍非求賢以自輔則將任巳而徒勞舜雖以大智之資猶不忘取人之

善然則紹堯而循道其要如是而已今陛下思洪太上之業虛已詳延下及臣等臣知陛下之心虞舜紹堯之心也夫豈無博識洽聞之士忠言嘉謨如虞廷之臣上裨聖治者哉臣願陛下堅持此心則虞舜之盛不難及矣臣伏讀聖策曰蓋聞唐虞之世法度彰禮樂著不賞而民勸畫象而刑措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朕甚慕之臣有以見陛下稽古唐虞之盛將以增光太上之業而比隆堯舜之治也臣嘗讀書至益之告舜曰儆戒

無虞夫無虞之時人以為忽而益以為戒何哉誠以保治之不可易也而其儆戒之説則惟在於守法度去逸樂專於任賢而果於去邪謀有疑而勿成志無往而不熙不違道以干譽不咈衆以從欲持之以無怠荒之心則遠人殊俗皆歸往而誠服治而至此無餘事矣彼法度禮樂久而愈明慶賞刑罰設而不用豈無其故哉宜乎都俞賡歌不下堂而天下治凡以此歟陛下以舜紹堯之心而法舜行堯之道伯益之言臣願以為龜鑑則

凡所以策臣數條皆不足慮矣此唐虞至治之理也臣伏讀聖策曰朕夙興昃食兢兢業業懼無以恊帝華而繩祖武若涉淵冰未知攸濟臣有以見陛下求為治之理而謂可以勤而得之也臣聞勤者人君之能事而非為君之至理苟惟徒勤而非道則雖勞力而無功舜之無為而治彼豈以勤為難哉誠知為君之至理在乎得人而仰成古人所以勞於求賢而逸於享治為是故也當舜之初未遑他務而急於十六相之舉逮乎九官既

命十二牧既建未幾地平天成九功惟叙教孚而刑允禮明而樂和下而至於遠人柔服舜未嘗屑屑然自用其力也臣竊聞陛下留神萬幾事皆自决雖一官之命悉由親擢宰相奉行中書而已臣不知陛下之心謂天下之事必自為之乃為勤耶抑以為必如是而後足以舉天下之治耶誠恐有意於唐虞而未得其理也臣願陛下毋專一已之勤而以求賢為勤則協帝而繩祖武何往而不濟哉臣伏讀聖策曰間者設薦舉之科下聘

召之命而實材猶未出也臣有以見陛下欲收攬才俊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天下未嘗無才特在乎人主意向如何耳夫人之才揚之則為精鋭抑之則為庸鈍用之則為功業棄之則為浮沉誠以人才之盛衰係乎君上之舉錯令侍從之舉徒云注籍監司之薦唯曰審察初未嘗孰何其人而恍恟其實也故記其名為他日序進之階耳其賢其否朝廷曾無特然旌别之意則凡舉薦聘召皆文具耳側聞比者議臣之請以人材之尚乏而

有别流品明勸懲之言竊以為人材之未盛其原正在乎此苟流品之無别則清濁方弊於混淆勸懲之不明則汙累旋加於擢用是雖科目日增鶴書時下彼賢能之士烏可以旅進而得之哉如此而望人材之盛臣故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采議臣之言精選任之際則實材輩出為國家用矣臣伏讀聖策曰塞儌幸之門申奔競之禁而公道猶未行也臣有以見陛下欲封殖正誼而未得其理也臣聞公道之與私意二者不能並立公

道行則私意泯私意勝則公道晦然皆非下之人所能為也恭聞仁宗皇帝嘗患躁求之弊欲旌靜退之人乃因宰臣之言擢用好古之士其後正人咸萃于朝私意不萌于下然則公道之行上之人實為之陛下前日減歲薦之數意將以清仕途而省冗員也然薦員之減徒能沮寒畯耳其數既狹則有力者挾勢而可得乎進者雖才而不及姦巧之流皆自結於要人以媒進而甘於沉滯者殆莫之察也是乃窒正途而開邪徑耳如此而

望公道之行臣故曰未得其理也願陛下深稽仁祖之意特旌静退之人則公道自伸而私意泯矣臣伏讀聖策曰廣言路振治具而紀綱未立臣有以見陛下欲振紀綱以立國而未得振之之理也臣恭惟祖宗尊奬臺諫擢用正人彈雀之諫賞賚而優容四諫之臣並命以章服聖人深意豈惟倚之糾正官邪以杜姦佞之萌抑亦頼其箴規過失以端出治之本臣竊見比來諫者唯置獨員此非可省之官有闕七人之例陛下豈自謂無

過之可言耶抑惡人之多言而姑省其員耶夫人臣之義有犯無隱陳力就列孰無此心然出位而言侵官是戒茍見陛下省員之意皆以無言責為解甘心立仗之馬以保芻秣之豐其為人臣之身謀似若有得而於陛下之國事何補萬分臣竊以為果有意於振紀綱則必自尊用臺諫始誠能選用純正之人列處風憲之地俾得展心畢慮明目張膽論天下之事裨國政之闕則紀綱立而國勢尊矣臣伏讀聖策曰擇守令務寛恤而民

俗未裕臣有以見陛下欲裕民俗以崇本而未得裕之之理也臣恭聞太宗皇帝嘗親擇循吏且謂郡縣之不理皆由擇之之不當誠以斯民之休戚繫乎守令之賢否苟吏得其人則民被其澤也陛下留意吏治凡監司郡守之除授必召見而親察之又嘗特詔吏部銓量縣令以其才之短長而處邑之劇易德意深至篤於愛民然而不職而被劾貪殘而獲罪相踵而未已此其故何耶臣觀州縣之間朝夕所急者財用而已守令相與督

責他不暇恤也添差之官就養之卒月增而歲益經費已不支矣而送迎供饋蠹穴百出官吏侵漁谿壑無厭蓋有律外增租罔利暴取巧為名色並緣為姦欲民力之裕不可得也臣願陛下精選循良之吏稍寬征歛之責俾得究心惠養蘇息財力則民俗可裕而國本固矣臣伏讀聖策曰贓墨之刑非不重也而未能使人皆君子之行臣有以見陛下有意於抑貪而崇廉矣然理則未至也往者禁戢贓吏詔書屢下將無擇於貴賤而一

施於刑誅意至切矣然前日守郡貪殘之人罷黜未幾復玷清選以致論駁之言此何為者耶至於歲舉廉吏之命又有如無聽闕之文夫一郡一道員亦多矣借曰全材之難豈無一節之士彼抱負清潔多恥自媒上官未必說之責以必舉猶恐有遺開之以無有闕而已臣願陛下深求抑之崇之之理而毋牽制於其間則何慮貪汙之不革而節行之不著哉臣伏讀聖策曰錢穀之問非不勤也而未能使國有積年之儲臣有以見陛下

有意於裕財而富國矣然理則未至也往者宰相之制國用未聞有周公均節之方發運之置使未聞得劉晏取予之義然猶未至病民也今嶺南鹽法之變更官民皆告病矣始由僥倖之人貪慕爵禄倡為捐利予民之美名不恤利害相生之實禍夫官自斡鹽以濟經費雖非令典不過排商賈而已今公無倚辦之貲誰能自齎以取給請之于朝而不繼則有取之民而已况養兵之費最不可闕苟避之興寧無征斂若其愛民而不忍必

且朘兵以兆怨誠恐天下之廣此類實多皆由妄意於更張不究財用之本末臣願陛下深求裕之富之之理而一就法度之中則何患乎蠹弊之不去而儲積之不厚哉臣伏讀聖策曰屯田以實塞下或謂兵不如農臣有以見陛下急於實邊求之於屯田而未究其理也夫國家之圖事不可輕舉而泛為苟輕舉而泛為則非唯事之難成人且得而窺其虗實矣此最不可不謹也且屯田亦古人足食一策耳然必先有一定之規而後可

行也浩亹之事充國講之熟矣故力持其說雖責譙而不改然必罷騎以省費乃能歲月而成功今淮漢之域曠土彌望度為屯田此非甚難而兵農之議久而不决豈在位之臣皆無充國之忠謀耶陛下誠得若人而任之則若兵若農彼必有一定之説遲以歲月當見其成但非可以旦夕冀効耳此屯田之説也若夫實邊之至理臣謂莫若練兵而省費今兵之在籍者動一萬計其間老羸懦弱不足任戰什蓋二三而竄名虗籍往往而

有平時耗費大農莫此為甚誠能揀汰冗弱檢核虛偽則非唯卒乘皆精勇之人抑使大農無蠹耗之弊此又實邊之本也臣伏讀聖策曰改幣以贍國用或謂鐵不如楮臣有以見陛下急於贍用求之於改幣而未究其理也夫濟一時之事者不可不知輕重之權茍無輕重之權則非唯不足以濟事秖以自困而已夫剛斷足以濟天下之務神幾聖略冠于百王以此移風易俗以此富國強兵將何求而不遂然二十餘年治未加進其必有

由矣無亦立政之不審用人之不擇輕舉泛聽儌倖速成有以害之歟此皆未得為治之至理而徒急一時之近功是以實材未興公道尚晦紀綱弛而未振民俗弊而未蘇貪墨尚多而士節未勵取予非宜而蓄積未豐至於實邉贍用曽無成效陛下盍亦察其故乎願陛下毋為茍且之計必求至當之理將立一政必稽其所敝而毋妄於興作將用一人必察其所安而毋輕於許予詳思熟慮而後發謹守固執而行焉則移風易俗富國

强兵之效皆可次第而舉矣臣不勝拳拳臣謹對

劉子

統縣本末劉子

按通典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京師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國朝之制縣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下衡之五邑由中興以來版籍日登皆萬戶縣也升降等差

近歲闕而未講今姑從九域志所定且考其廢置之由而書之山川風俗人物貢賦別見他條縣民先書者郡所治也緊衡陽縣本漢長沙國酃縣地東漢長沙郡吳置湘東郡分烝陽立臨烝縣東南去酃縣十五里晉因之太元二十年省酃入焉宋齊梁因之陳太建七年割縣之東鄉置新城縣隋平陳置衡州改臨烝縣為衡陽縣按酈道元水經注云烝水至湘東臨烝縣北東注湘今縣所治是也縣治本酃縣地而縣界所底則烝陽酃

新城重安湘鄉之地皆在焉中茶陵縣西漢屬長沙國新莽改曰聲鄉東漢屬長沙郡晉屬湘東郡宋齊梁陳因之隋廢入湘潭屬衡州唐武德四年析攸縣復置屬南雲州貞觀元年南雲州廢因省以其地來屬聖歷元年再析攸因故縣復置晉天福八年馬氏建天策府割屬潭州本朝復來屬紹興九年言者以縣當廣東江西兩界寇賊出没不時詔陞軍領知縣事曰茶陵軍使兼知茶陵縣事云元和郡國志縣南臨茶山故以為名中

耒陽縣本秦古邑屬長沙以耒水得名顔師古曰在耒水之陽也漢高帝割長沙南竟置桂陽郡領縣十一耒陽其一也新莽改曰南平亭東漢建武中移桂陽郡治于此今縣西猶古故城梁元帝時隸東衡州梁陳間縣在鰲山口隋平陳更曰洡陰始隸衡州唐武德四年父老以鰲口不便為言還治舊地復今名中下常寧縣本耒陽地漢屬桂陽郡吳分耒陽置新亭晉屬湘東郡隋隸衡州舊治三洞唐神龍二年移治麻州開元九年徙

治宜江天寶元年更今名下安仁縣祥符圖經云本安仁鎮後唐清泰二年割潭州衡山縣宜陽熊耳兩鄉增其地置安仁塲寰宇記云周顯德元年以賊亂燒掠移置宜陽鄉本朝乾德三年八月詔以衡州安仁塲為安仁縣咸平五年析衡陽衡山二縣地以益之徙治永安鋪

論湖北田賦之弊宜有法以為公私無窮之利劄子

某竊見重湖以北民間利病其最敝者田畝賦役之無

法豪姓得志而貧弱被害自税籍壊亡數十年來在籍之田視昔不能什之一豪民强有力并包隱占漫不可考而下户僅守其業往往又為侵漁故田訟最多且久而不决為無定籍可攷易以相昏州縣用度不給輒陰以取之民又巧為名色多於賦什六七豪民占田一畝輒十數倍猶供也而官吏或以事之負曲頗寛之以窒其辭至貧弱則甘心而不之恤故常以一畝之田而出數畝之賦如米曰上供錢曰馬草皆額外斂之而役錢

歲增今巴陵畆至為錢二百六十有畸而倉例受民輸者既三加之又五加之一斛之苗幾三斛有畸而未巳也非此則州縣無所取給但貧富不均貧者偏受其敝彼公田不決至有西邑之民互相侵奪官不能禁近臨湘有佃官田者與巴陵民田互爭久莫能平遂至怙力以求勝兩邑之田且無定界此何法也然欲特然舉經界之事則恐難與慮始之人必且駭擾莫若徐而正之茍於給佃之時以所請之田倣經界法丘計畆度而後

給焉則豈惟杜昏誣之萌亦因以漸補税籍之闕至如訟田之家率推此法定之俆之以歳月則田畆之訛略者或寡矣湖鄉民瘼無大於此愚見以為欲有以捄之當先正其本自田畆始而後賦役可均爭訟可息無横歛之名而有足用之實此非可以茍且應事為也區區千慮之愚節下試察之願為公私無窮之利幸甚

論保伍劄子

某聞邑尉之職推索姦宄以起端緒竊謂端緒之起尤

先于保伍古人聯屬有法以成守望相助之俗然猶旦作暮息有閥其出入于里門者故姦宄無所容亦無浮游自恣以逞于惡者此最弭盜之良策今保伍團結之法亦粗舉然皆一時茍且其間遷徙不常徒具文書初無紀律容止之姦浮游之不逞往往而有乘間竊發以害善良吏無以盡知雖使日馳郊野何補于事近聞議者有言不許一家獨居須數家為鄰意防頗近于古愚慮欲推行此意凡同保必相附近居止不得隔濶庶幾

易以稽察又都保之長必擇衆所信服稍可倚仗之人下至大小甲頭亦于其衆中推有心力者為之委廵尉自新編排結罪立賞申嚴條禁設有遷徙往來小甲頭即報大甲頭以至都長申官晝時除附毎月廵尉一加檢察各保取見有無停留并岀外私幹保明狀萬一姦盜竊發蹤跡所起保伍遞報即聞之官用力追捕亦易為力一可以安和鄉井二可以屏斥姦盜此事初無煩碎迂緩若聨比整肅終必得力如有可采乞賜行下仍

給牓約束施行

又小貼子

本路州縣多有湖濼其中漁船等户逐時寧無載逓水陸隱伏或致姦惡往來其間欲將有船人户皆以大小編排籍記如保伍法遞相保委亦可以稽考湖盜又所在坊場去處工作之家聚而牟利皆四方來集舊未屬保伍往來自如其間豈無亡命不逞欲將坑場住泊人家勒買撲頭首如保伍法編排有違犯則頭首同保均

坐或可以少懲浮游自恣生事之人二事如可采併乞行下給牓施行

論迎送出郊科歛鄉保排辦錢物劄子

某竊見湖北民受重困甚於他所如上供米馬草錢猶曰歸之於公未可輕去其他横歛於民者非一其最甚無謂莫如鄉保之排辦夫部使者之循行守倅令長之到罷與夫勸耕出郊之舉州縣共張職也而今州縣迺責之鄉保凡次舍宿頓之所茍有所須一取諸民且什

物之備猶可為也而米粟酒殽饜飫吏卒以為未足又奉之緡錢滿欲乃已不然捶傌羅織必加之皐州縣習以為常公移文書責之廵尉以如法排辦為言廵尉輙差弓兵監勒耆保耆保又分之小保若錢若米多者戶為錢一二緡米十數升少亦不下錢七八百米半之有一歲至於再三者唯當驛路都分尤被其苦皆以為供備上官不敢伸愬且都分之民營葺鋪堠修治橋道皆出其財力官但責成不省其費固已不堪今州縣又不

自任共張之職一切責辦之徒以奉一時吏卒之欲曽不顧恤實為民間重苦竊料仁人君子必所不忍恐未有以告者區區輒敢犯分白事欲乞矜憫農民稍重基本行下州縣罷鄉保排辦迎送出郊供備錢物之事嚴戒廵尉不許差人監勒率斂必坐以法令後供張止責州縣如職庶幾少蘇民間科斂之苦一路幸甚

論州郡禁軍弛惰宜更出戍以習之劄子

某竊惟國家養兵之費獨步于前代顧不憚盡天下之

財以贍此輩正籍其勇力為國武衛令出屯諸軍謂之王旅其竄名偽券未必如尺籍伍符議者亦屢建言然其討治訓閱尚且法設掊尅使令未之能免而或者行伍之間强弱猶相半不至盡弛廢也此事係國論之大顧亦未敢妄言而州郡所謂禁軍合天下蓋以萬計竊聞自先朝分禁旅就糧諸州往往平一海内之初皆此兵耳今州郡闕額不補癃弱弗汰僅以給使令而教閱之事漫不加意間有舉行亦徒文具平時月廩歲衣郊

賜其費不貲往歲緣有戍邊之役多悍于征行驕恣邀求幾欲生事而其人又非精練可用之人外郡微有竊發之警動輒奏請屯兵始能集事不知州郡所謂禁軍果將安用比來將鈐行部閱實然亦不過具文未聞有某郡之兵可用也愚見以為必小有更張之事非大有廢置但因舊法而行以更戍假設甲州禁軍額五百人中分為二上下半年更迭出戍三百里外之州都監習兵事者充更戍官他州皆然乙丙丁等州復以二百五

十人更戍甲州一州之兵不足則餘州足其數或他州
不足以受二百五十人之戍則又分之若甲州之兵戍
乙州則不必乙州之兵來戍甲州其在三百里外之州
皆可分戍且無拘于路分至下半年甲州出戍之兵又
不專于乙州彼此更迭循環無窮常令諸路帥司通融
撥發凡其衣糧悉就所戍州對支願分留劵以贍家者
聽分三之一以報所戍州減之既遣出戍必不敢以癃
弱充數又自有主戍之官閱習之事可以責之日講帥

司歲一遣官點閲之視其精否為戍兵官之課賞罰隨之彼之責既專非如州郡泛泛舉行而已半年出訓治而輟又習于征行萬一猝有調發不以為難且廩賜本無增也俟其行給小劵所過計日給之凡更戍之時皆以春冬給衣之月支衣即遣則其行装亦易辦集官量立出歸犒設之格毎二百里只五百又百里増二百多不得過一緡則州郡亦無甚費果施此策數年之後州郡禁軍必有可用之人非惟廩賜不至徒費抑亦武備

由此修飭若論目前似不若具文之不難除以歲月實關兵與食之大計大丞相為國深慮必不苟且願建請而施之天下幸甚

論驗屍科擾劄子

某竊見州縣差官下鄉驗屍其被差官例差公人一名作先牌名目預去地頭追集鄰證排備法物所差人往往旁緣追集排備之名因致騷擾閒亦交通情囑作弊非一某愚意以謂被傷致死其主名坐罪法之所當然

而鄉鄰為之擾動已是無辜況又旁緣生事不惟鄰保重困而交通情囑變亂詞節若被差官一時不審多為欺蔽欲乞今後驗屍其預先追集鄰保排備法物止得差地分都保幹當不許先差公人庶幾保伍細民可免搔擾亦可以少杜交通變亂之弊如有可采乞賜施行

論軍須禁物商販透漏乞責場務照驗稅物申

明法禁劄子

某伏覩條令軍須禁物止許商販至近裏州縣又於置

買處官司以物件給據所至照驗法意切至比緣場務
唯欲招趁不計利害藐稅客擔無復檢點姦商得計往
往冒禁販軍須之物不止於近裏州縣遂越至緣邊因
而透漏利之所在既陰聽之何所不至近巴陵道間逆
旅有夕而火者室廬一空行商托宿于其家負擔適遭
焚爇郡疑有姦檄往究實乃見煨燼之中鰾膠狼籍計
火所餘尚數百斤試詢其故云由鄞浙而來將趨荆襄
蓋起發經由例曰藥貨未嘗給據照驗竊詳鰾膠為軍

須最禁之物弧矢之器尤資其力所見之地甚欲得之比之私商榷貨利害相絕彼但虧減國課非能為軍旅強弱也故軍須等物立法為嚴不許至次邉緣邉深防透漏今以場務急於稅錢寛剩乃為不開籠之說以誘之姦民嗜利禁猶且抵冒況又為之地於是公然商販於非近裏以至次邉緣邉徼倖於外客貨易以侔厚利似聞外客高價傾募而州縣亦怵於稅額增羡雖知而不問且場務所得一擔不過為錢一二百文乃至決棄

禁防陰縱姦商以資外地為利甚微所害頗大若不深
絶其萌萬一透漏雖盡誅經由官司亦徒無益愚見以
謂以擔收税之利固不可增但須檢計物件以杜透漏
輒不自量犯分白事欲深戒場務爾後商旅過税止用
舊例計擔收錢不得增加若其税物須索見起税公據
件目照驗放行仍聞之朝廷申嚴法禁應於出産地分
置買必從州縣場務具物件給據指往近裏貿易非惟
可免透漏之罪庶幾軍須之物不至越禁資助姦敵委

於國計利害所係如有可采乞賜施行

論招塡弓手劄子

照對某到任交割據合干人供具本尉弓手元額管一百二十人見管五十九人見闕六十一人除已具申州縣乞行下招塡并乞將元額合支月傭役錢樁管以備招塡弓手按月支給緣本縣地分濶遠并有湖濼緊要弓手廵捕欲乞台旨行下本縣專一收簇元額月傭役錢應副按月支給仍乞降榜下本尉日下招塡足額庶

幾不闕廵捕

論弓手請給劄子

照對弓手月給僱役錢合係本尉逐月具名券赴州幇勘繳旁赴縣庫請支責管弓級交領發下本尉當面監散庶得均一亦無冒名減尅之弊某今照得本尉弓手五十九名其間請月僱錢並各先後不同或方請到今年正月二月又有多借過至七八月顯是不均蓋縁尉司自來不置弓手請受簿又逐月具券亦不經官點檢

方赴所屬幇勘其庫司亦不照券旁支錢發下本尉當面給散止是各人逐時具狀隨人情借兊以此或拖下或探支本尉更無以稽考照檢某除見勒合干人自新置簿并逐月具券須經本尉當官審對方赴所屬幇支令欲乞台旨行下本縣逐月須憑本尉繳到券旁其間或有因差緊難及遠出捕盜探借月分券旁到庫照元狀月分折會其無探借人照旁一發支給責付當月管營交領下尉司當面給散不惟可以杜冒請兼亦勘支

均平且無減尅之弊實為利便如有可采乞賜台旨施行

論造器甲劄子

照對某到任交割點檢本尉器仗止有新舊旗十五面銅鑼二面大小皷三面據供並係本尉自行置到其兵器甲仗並無存在近來亦不曾承受州縣給下令本尉亦無庫銀籍記某伏覩在法節文諸弓手所須器甲從官給並置庫注籍令丞同點檢修整欲乞台旨行下所

屬從條置造合用器甲等發下本尉置庫注籍收管以
備使用

省齋集卷六

宋 廖行之 撰

書

為長兄上徐倉書

某聞儒者處天下事行之其上也其次乃言之而其有益於世均一功爾行之者非無取乎其言顧道與時偕推而措諸事業而澤及乎生民葢其言見於所行天下皆上之而儒者亦自以為上也至於言之者亦豈遺世

獨善徒載之書云爾茍其有益於世心懷是言而位未可以行是則亦可噤於言而不以告諸可以行之者茍以告之而其言得行焉猶已行之無媿也是以古之君子不敢梏於位而輒廢其言葢昔者周公之東征最為王家安危莫大之舉而民有十夫顧得以贊其策春秋之際雖輿人之誦而國事聽焉後世有如漢陽之士寓其意於搋薙亦徹矣於時二千石納用且足以裨其治古之君子相與成就事功類如此往往行之者與言之

者合而後利澤施乎世某凡庸卑污誠未足以望古人之萬一苟有一得皆得以自展顧某亦嘗學古而妄意為當世過慮方問途塵埃擾楚之畢然不能自棄時有所見必以告諸行之者矧今閣下尤世所仰望於行之之切某是以敢悉其所嘗言者併以告焉亦自信於儒者之所當為者如是詩曰告爾話言順德之行某所以致意於閣下者實有見於此干冒戰越

代梁幹上王相書

某聞古之君子有志於斯世葢有所甚樂者夫表立時流淩厲羣品埀光九霄之上揚徽百代之遠身名俱榮如是世以為樂而君子視之狹焉曰淺之為丈夫者苟専於己則世亦奚恃世惟君子之恃故天下樂得其欲曾謂身謀足以如此古之人寧後己而先人使天下之人由己達之由己用之而若己有之誠有意於斯世欣然自得與天下同其樂大抵若此而唐世之事猶或可鑒方裴垍官西掖人亦汲汲自進爾而獨以一時人物

言之吉甫藉是得人稱道翕然而不知自垍發之他日天子以之任公卿既進當國持法嚴甚莫敢謁以私疑若善自用者而乃益致意於甄擢選任之際究觀垍之始終其心休休焉求之古人可也古者盛世士有名一善挾一策輒為時須無或捐棄由其君子皆謙而義介而公直而不有逸而能濟其功業崇立而利澤悠久顧其人邈矣今觀諸詩猶足以探其心之所存且咨嗟咏懷人孰不為己思詩人則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夫思

不慮已而以懷人位不私已而以寘人豈謬於取舍而趨於矯激者將以求其所甚樂是固不以已之隘而易天下之同詩人類能言之世道衰微裴垍在唐凜為人臣之盛節然而豪傑之士不係於流俗也竊惟某官閤下以學問文章師表多士而勲庸績惠蒙被生民有不待誦說天下皆知之而其所以大過人者葢某始聞閤下立朝之日士有一槩輙布之同志以發揚成就之于時陰受推轂之賜而莫知所自者往往而是若某之先

人亦晚而後知薦口之動三代以還人臣莫大之盛節閣下率以為常而不名其功古之君子正如是耳乃今居籌帷密勿之地朝夕助天子講論經理敘進人才是以天下士皆願灑濯磨厲以聽於下風亦知閣下曩者薦士之心當亹亹益不倦此天下所共仰望者而某私自念先人受知之舊某又嘗辱小異之顧是非曰無因而至者且唐之世有除吏八百多出於其舊意以為非舊何由知之知之審故用之不疑也某之不肖豈敢自

附於古人而閤下乃有志於古君子之所甚樂者竊不自揆庶幾於舊儻以備除吏之末或有望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干冐戰越

代上湖南趙倉書

某竊嘗聞之古之君子非徒學之為能學而能用之之為急也夫伸其佔畢博觀泛覽以夸耀流輩曰吾于天下書罕未見者是固以該洽淹貫取先一時徐而驗其所行則憒然若未知書者葢自吾聖人已有雖多亦奚

以為之歎且詩三百篇吟詠情性出於一時風人之作自更聖人之手往往意醇理到足以警發乎志慮而成乎事業苟有得於斷章達之於政非徒誦說而已不然徒誦之多聖人所以重歎其奚以為也當是時子游氏嘗用其所聞學道之言卒成絃歌之化聖人是之凡古之君子有得於學出而施之雖片言皆有益於治況乎深於六經因其所遇而用之犁然應古繩墨而不肯覺為言則夫講摩之精舉錯之審素其位而行其學宜後

世之廪然獨有見也恭惟某官閤下以間世之賢踵周召之懿刻意學問有甚寒素往時收巍科以儒雅文字之業自致青雲此固天下士仰望而歎服至於外補州縣所至稱最内遷鵷行朝著歸重是其學之能用隨應而宜非若無所得於中而泛泛於其外也乃今來按楚明天子出少府節周視朝行以閤下為可使故舉九郡數十城之權盡付之此豈專於阜通歛散之寄哉而閤下獨能體九重臨遣之意不負所學始至所部上謁

學宮而祝之史辭於皇華之詩深惟每懷靡及之意而自詭於訪問忠信之士斷斷誠實期於有行夫後世喜名以譁世未能知効一官輙以周孔自命憑私臆決惟自是其見而善利之不察毫釐之差卒以禍天下而不悔而閣下乃思不出其位顧有取於是詩心平氣和志一慮審將無媿於古蓋周人遣使之際以為言之不足而見之歌詩於鹿鳴之三其意不苟昔者叔孫穆子僕僕重拜於五善之獲不啻於加籩加幣之貺豈非訪問

之善無遺於下而畢達於上治道源流無大於此周人之德意志慮無所隱於民而其民和悅以正王面則是詩之不徒作也閣下於祝史之辭請事斯語聖人復起吾知誦詩達政之歎不復發矣繼自今重湖之遠如在陛堂之前幽隱畢達善類有所恃而愉枉屏息皆閣下用其學問之權輿也雖然所貴乎善學者不局於所得充而弘之所得益大故不忮不求之詩子路既有感於中誦之終身則聖人又廣之使亹亹不已以極夫高明

光大之域古人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次第而推之若出於其素豈非充其學而大之之驗歟皇華之詩周人遣使之意至矣而他日仲山甫明命是賦之美見於吉甫之頌而其文武剛柔之懿内之以事一人外之以發四方所以中興周道而為烝民賢能之稱首則又其學之推也閤下之學本於六經其取而用之者輙當於道由是而推之他日謀謨廟堂調一天下仲山甫之事將又有望焉某不肖方泛然為蹺蹺之習而未得一語以

為據竊窺閣下祝史之辭而顧私淑艾於君子之教故於造見之始輙序其説以求正焉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閣下進之干冒戰越

代上武岡守書

某聞天下之事其濟否在人而其所以濟否者天實為之凡世之所謂得喪窮通吉凶禍福夫人朝夕憧憧於其間喜得而悲喪榮達而陋窮歆豔於其吉與福而困頓於其凶與禍往往情炎乎中爭出其智巧謀奇發以

競一旦或者偶遂其願欲則哆然自憙以為之能而其齟齬沉滯卒不得已乃歸之於命彼葢未知其濟否皆聽命于天也吾嘗求之天矣其亦果與斯人相授受耶則未嘗有是迹也夫未嘗有是迹而必曰聽命于天顧天亦有以托其權者云爾今夫當世有位之君子其喜怒足以為斯人之休戚其予奪足以為斯人之升沉夫人之遇與弗遇皆決於其頤肯進退之間此固天之所以托是權者而非偶然也韓淮隂崎嶇屈折久困而不

得逞晚乃遇蕭相國言之上卒賴其力以就功名魏尚雲中之代法吏繩以細故他日文帝納馮君之説乃起於廢棄之中而畜二千石之位葢人皆為韓與魏遭逢之慶而不知二公嘘枯吹生天實假以是權而濟之故夫昔晦而今顯久滯而忽通皆天之所為而其遇則固有時也葢某之父頃為新學教官實以朝命來辛勤於溪山之中與猺獠居逾三載幸無闕事新學教官法淌三載有文學之賞昔郡既列上于朝而有司持之未决

令又有審核之命須大府保實則其濟否在此舉也伏惟閣下仁賢之德滿于縉紳之間矜窮振淹樂於推轂如水火之燥濕葢其天性今居二千石之重千里吏民奔走歸赴以滿慰所欲是誠天之權托於閣下而某父久於困滯一旦有此遭逢其事之濟可卜矣而獨以久旅困於無資淹滯京國不果躬拜堂下以請而某實來顧某一介寒酸之士初無左右之先容今日之進得拜道德之光華此亦天幸而某父之請遲回數載乃將藉

閤下終成之則是遇也其不謂之天耶天將濟之而閤下實司其權則某父之望閤下獨有二天矣韓魏二子之已事固非其倫閤下則蕭相國馮君輩流也故於進見之始誦其説以獻惟閤下幸留意焉

代見耒陽蔡宰書

某聞天下之勢有輕重緩急之宜而其施之當否則安危治忽之機倚伏焉蓋嘗出於兵民之間而生於疑似之際衆人不識也屬時升平内外無患衆人玩於安而

不察其機疑其無所復事於是乃一切置之於輕且緩之域故其極也天下之勢病於兵弛而威褻矣一旦設有風塵之警則向之重且急者又舉而歸之於是而民疑可弗顧也於是輕與緩之弊悉以施之而不卹故其極也天下之勢病於民賤而邦本拔矣疑似之際衆人撫其機而漫不加省每每舉其勢而倒置之以敗天下之事是可為長太息也大抵天下之患常起於兵民之勢苟輕重緩急之極於一偏則安危治忽之機所由以

發惟夫明於天下之勢而深識其機無惑乎衆人之疑似者然後足以語此則凡分憂九重當人民社稷之寄者不可不察也共惟某官政事術業得於先正之嶶範施設注措運斤游刃曾無凝留加以長材遠畧過人數等方吏風之弊視百里之卑且煩皆顧而之他而能傑然不為陳俗之累俯為斯民入此僭步其心休休然茲執事之雅意而無負於食人之食謀人之事矣況夫耒之為邑困於積弊吏姦民病餘風未除而曾不鄙夷忍

屈大手以剸裁之則某前所謂輕重緩急之勢審已了然於胸次矣國家休兵垂三紀年生聚教訓兵民兼裕上天悔禍聖天子念中原版圖之未歸慨然興師以慰謳吟思漢之俗調度餉給悉舉以法某嘗於屬民布詔之際趨走往聽渙號之頒為民而下無慮十數丁寧惻怛惟恐斯民或受一偏之弊有以仰見九重之上深懼輕重緩急之所在天下生民之福也執事承流宣化於民特近應倡而和視儀而從亦食焉而謀其事者宜為

一邑幸甚雖然小人過計竊懼今日之勢苟志於是矣未能無病於民也一或不察則將墮於衆人倒置之科以虧善治而可哉夫民之心易揺而難安易怨而難懼譬諸水焉撓之則動譬諸膚焉剥之則傷民心而至於動而難安傷而難懼為政之所深懼也執事慈祥豈弟過古循良其愛國愛民之心以布宣德澤固結斯民上禆中興之效為已任萬無是憂而古人抱孤置水不失有補於時政兹不能自已者某邑東之鄙人也聞執事

之風而喜執事之福此百里也旦旦而造于庭竊觀政術退而思所以言者將為老生常談道古今而譽盛德是豈執事之所樂聞抑亦不忍為此面謾也則莫若述九重之德意吏道之所奉行者而推廣之庶幾交際無媿乎古人故敢以是説告執事以為起予乎則賤子遂有一言之遇不然按劒而相盻則當安妄言之譏矣亦所不敢避也干瀆威嚴伏增震越

寄耒陽宰書

某聞物不得其平則鳴鳴物之情也顧聽者喻焉弗喻
滋不平矣夫是以鳴不難而難於遇聽者之喻苟聽者喻焉
雖一鳴可也某士也而依於農士以道鳴者也異時上不
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庶幾有見于世固必有喻之者若
農則任地之征以輸于公上爲職彼姦吏或依勢倚法
以侵苦之此其不平之尤也非於邑大夫之賢而鳴之
孰能喻此葢某之不平之鳴輙幸執事垂意而聽焉某
先疇百畝之私托君子仁惠之澤征于縣官者歲有常

籍可考也葢凡三鄉之數為免役之錢三十七千九百有畸為木麥折稅錢二十四千八百有畸為苗斛一百三十三有畸歲而輸於郡者率先縣官之程若今歲夏輸在於夏五月而秋賦不越歲顧奚負者又自言于郡下教于邑亦真督賦者有所據依固非詆讕以欺紿徼幸也今乃繫其人而笞之未識抵罪之由或曰縣且斂取稅錢也是必不然國家什一之法葢具在也用民之力則有免役之征計稅準物則有木麥之征則壤賦粟

則有穀米之征天下均之豈獨一縣也今謂復取税錢則視木麥所折之税為何名是殆違律加賦縣不應被此不美之聲此殆姦胥汙吏志於得賄妄以非欠之人嫁惡于邑以暴其若無所私者至其行賂自免往往掩護不言大抵公賦奪於冥冥之中巧為營誤雖使神明之政墮其計而弗暇察且貧家初非違限本無逋欠乃執其隷不用郡檄不顧國法杖而苦之將淹留困辱以取貨此情亦可見矣執事慈祥豈弟吾君所寄以字民

者也彼胥黷貨為務烏知損執事體國愛民之意葢朝夕諧説于前者他人不得而先也然某竊謂天下之事顧其理之如何古人以為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可與智者道若執事古之卓魯洞知情偽篤於信詘第未有鳴而告之耳某輒一鳴焉惟執事聞其聲而喻其不平之實反之於理而求之令使輸其賦而獲罪則為善者懼矣惟執事可以喻此干冒威嚴俯伏俟命不宣

上王判院書

某不佞自束髮讀書不喜為記誦章句而獨深求古人之用心究其大歸而要其可用之實亦頗見梗槩卑益伊傅其平居講習之事古書不可多見自其謀謨訓誨措諸事業者以遡其心彼豈嘗試文字間而無所根本遽能及此後世學者不讐於是始有兩途之説或者假以自葢其非而行之於事論學者必上之夫古人日用之常顧不如是也某竊有志於此久矣向者東於舉子事業反復思之非是無進身之階獨不能為媚時之習

坐是久困場屋垂三十年自分無以投當世所好此心耿耿每亦自信曰豈今之世舉無一知已者歟其遇不遇則天也去年春又挾其說以試於南宮蓋五至矣人皆謂其益復不合而乃遇焉莫知其故徐而聞之朝廷頗以一律靡麗為厭而鉅公碩學典司文衡確然以純實忠信為務振淹拔滯往往留意於古顧某區區獲預春風桃李一根之數果其不媚時而適有遇歟亦不可知也是以未敢有所私謝誠重此舉耳夫以文衡鑒裁

之公於其謝與否固所不計而某獨懷是以為茍知己者古人不忘報也天幸吏銓應選調尉巴丘試吏且數月稍稍采知閭閻吏治之實湖鄉自更搶攘凋敝未復官府一切政事叢脞巴丘為甚戎備廢闕僅給使令胥吏猥慢不閑繩尺某第隨力之所至而葺之不敢矯亦不敢惰然此特一尉之責無大休戚就令某能稱職亦細故身不足為門下報竊惟閣下以將明之材被臨遣之寵人皆曰奉使有指正以督視郵置郡縣承望競以

治傳舍覈文書為務唯恐一旦英節按行二事有闕文移急於星火工役煩於督責僅可美觀矣某獨以為郵置之事則有司存平時專之以巡轄之官督之以提點提舉之職固不廢也上有隆指屬之節下夫豈能知之且古者天子遣使以循行天下於周為盛送之以禮樂而皇華之詩歌焉其詩果何謂哉五善之意叔孫重拜而不敢慢方周盛時天下之人才政事風俗財力莫壅於上聞制治保邦曾無遺慮皆賢人君子之功令觀烝

民之詩其誦仲山甫悉矣古事大抵若此漢世以逐捕盜賊而出繡衣以印節請吏而遣中郎君子皆不以為宜獨汲長孺頗知大體謂越人相攻不足以辱天子使者至河內之行以家人失火不足憂而便宜發粟振水旱之傷寧矯制為之武帝亦賢焉而弗加辠古人用心學者宜考之方今聖天子在上內外各安其職未嘗輒命一使傳舍文書之事豈其煩四牡驅馳數千里之役哉竊料節下是行九重眷顧東南之地遠於朝廷人才

之通滯政事之當否風俗之美敝財力之息耗須循行省察之而不欲以是名者殆謹於命使以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姑借郵置為名爾節下以鵷行之尊日侍清光必德意之知志慮之洽乃今乘軺擁節為天子命使皇華之善烝民之賢能正其平居講學事出而施之其用端有在矣且某一介猶知守所學不憚於出位苟有所見輒言之而在位者亦嘗采其一二顧於門下思所以展諸生之報尤不可憚已輒以其嘗所為白事

之文或可備訪問之萬一者若干事為一編先之為此說獻于節下伏惟觀風問俗之餘試一覽之亦可以見某不敢徒梏於目前以應典逃責葢嘗有意於斯世庶幾無負門下則陸氏一莊萬有一不遂荒爾干冐戰越

上湖南汪監書

某聞夫天之於人也予其一必安其一予其一而不安天棄之也農以樸工以巧商以計士也而以學此四者非人自名之天之所以命我使號於兩間葢如是也天

命我以是名而我各安於其分毋違乎天可也遷其故而嗜其誘漓其淳而損其真則一者反矣天且治其僭使起居飲食之間嘗焦然而若有所歉欲不安得乎昔子路之於聖門嘗發何如斯可謂士之問而夫子惟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而已夫切偲以勵朋友而講磨其道德怡怡以處兄弟而不失其友于之愛夫是可以謂之而無忝令焉不此之學而襜如翼如理衣製逞顔色求與當世之等級遼絶者抗禮此聖賢不獲已出而求

濟天下之事豈窮於陋巷者之所當為哉彼耕者鄧者計者終身不敢舍其一以外慕而士且倀倀然叩戶隨塵求以售其吻燥寧不為若屬所羞故古之人制其見君之禮者自卿而下逹於庶人莫不有贄以藉手而士之所執不羔不鴈不鶩而獨以雉貴其有守也雉之為物介然有守故製禮者采之以為贄而士且執焉而不自警省可以人而不如於雉乎昔有蕭然布衣窐相欲一見之而一旦郡縣小吏叫呼其門則攝衣從之命之

役則往役如此分也然今滔滔天下喜圓而惡方貴通而賤守韓居鄉井茍有人焉蹈規矩守繩墨不忍褻天之所畀則必共指以為異而譏之而笑之而疾之不曰固則曰矯不曰矯則曰亢直使斯人刓削其銳而磨湼其素與之俱靡而後已豈不難乎其為士而或者猶有望於先達以主盟之乎恭惟閣下海内之名士而吾黨之所依歸自少以高文與學鼓行士林舉天下數千百人聞其風皆拱手畏避莫敢與抗而又斂其華而大秀

發於堦庭之彦此葢爲士而不渝其一之明效非偶然也况閤下以天子之命出於部使者總湖湘九郡三十六縣之衆於衣繡持斧之下其地位非不隆重而閤下處之以平易應之以直截宛然如在其齋閤時而用之於民則民悦必之於天則天應活數千百萬鳥鳶奪食之命於旦暮呼吸之頃夫豈非行吾之誠學則隨所感召捷焉如響可爲他日格君心之驗乎某衡之人也幼與伯氏俱學爲士求續箕裘之遺緒不幸先人蚤世

懼無以庇而伯氏遂俛焉而冒其澤非素志也一尉十年秩滿歸來無一可以悦親而某又甘心遠屏恥與出力以覬聞達祇自苦耳而閣下獨有意於收録某於是夤縁納懇獲登於其庭而少望其風采焉來居是邦而不能親炙乎大賢以為之楷式是不知也知閣下之賢綽有前輩之流風當亟見之而瑟縮至今是不勇也既見之當有誦其所學以質疑而區區持此熟爛腐壞之常談是不學也三者而居一未有不為當世之所絀辱

而某則兼之猶敢以進而度其必不爲閣下之所棄粗知爲士之分而少安之亦先生長者所以望後進之意也幸察之

上衡州李守書

某昔者嘗觀古之君子其事業著於世而利澤逮於民上足以當乎其君之心而下足以厭乎斯人之望意其人傷材秘畧橫騖捷出於以收俊功而成偉名蓋求之而不得其説他日讀詩至烝民之篇序詩者侈大其事

以為中興之本見於此詩則亦歸之任使賢能之効徐考其所稱賢能則一樊侯而止耳夫侯亦何若而獨擅賢能之名專賢能之功哉三復是詩而後有得於侯之梗概顧其粹於德敏於學篤於踐履處之中外之任而無不宜委之君民之寄而無不愜而侯之所以堪此者惟其保身事君之兩盡其道不侮不畏之兩適其中此侯之所以備明哲之德而擅克舉之美也歟嗟夫天下之事惟其兩全之難也張禹孔光梏於保身而事君之

節則虧故據其位而無所見范滂張儉徑於事君而保身之計或闕故抱其志而不獲遂至於貶退守於威嚴如魏弱翁一旦乃誘於大用之私言全安老龔之丞如黃次公晚節乃以傅會論薦而蒙訾彼於吐剛茹柔一事且未能無媿也則夫事業褊陋功名眇微不滿人意而詩人所稱賢能之人宜樊侯之獨有聞於古也恭惟閣下天資高明問學淵邃素所蘊蓄固與古人相期於千載之上而暴諸文章發諸政事過人遠甚此特其緒

餘耳乃者奉天子命來典吾州顧一郡何足以展胸中之寄然方流俗漫漶一切茍且往往封豕橫陳碩鼠偃蹇其悍者直驅冒沒而亡所憚其庸者畜縮畏避而不敢發風俗之綱維幾於放弛而不復存閣下則獨凜然特立憂民體國發於至誠事有切於利害他人陰拱熟視則上聞之章已徹九重而未然之患因以銷弭吏有殘民瀆貨他人營護延譽欲羽翼之而老案亟行竟以斥退而餘毒無以稔禍至於孜孜教化而絕意於功利惓

惓撫字而薄用於刑誅凡此皆後之君子勉强其一二而未之能而閣下乃優游安閒舉措不懲昔之雷同隨聲者莫不竦惕退聽而善類欣然舉有生意誠是頹波之砥柱朝陽之鳴鳳甚盛甚美而某郡人也曩閣下賦政之初滯留他郡既而歸夫人皆能為言閣下為州之大槩駿發明遠仁恕愛利之意具是矣以令視古烝民之賢能殆無二轍然某今日之來亦豈徒道古今譽盛德志於貢諛取説而止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

實難古人以為儆東海薛贛君所居可紀為漢吏師獨有不吐剛茹柔一節異時煩碎之譏不足為累而鮮嫚謾欺之語奚為而蒙此世固難於不渝也夫君子之所為非期立異於一世往往趨舍之意分而美惡之形立醜正之徒煩而為善之類沮轉移於流俗雖豪傑有所不免要其所由庸非明哲之不足而克舉之不力耶夫是以烝民之賢能曠千載而不一二見閣下乃獨有聞於斯世誠顧深惟保身事君之道終守不侮不畏之中

則事業之光華利澤之悠久安於君心而荅於人望如樊侯烝民之美將無媿矣某一見輙吐其胸中不得已之説人皆以始求深之戒危之某則以為士君子之交際貴定於其初抑亦詩人愛莫助之之意未易以俗見觀也閣下勿過其言庶得伍校讎之列而迯旅進旅退之誚幸甚干冒戰越

謙子定劉氏書

夏曰御龍代為著姓漢有北郭令猶儒家幸邑里之

相隣而聲猷之素洽是以致求婚之請亦既聞報可之音伏承某人令女毓德慶闈宜稔肅雍之教而某子某服勤素業方循謹信之規由姻黨之有連乃許纓而得請敬以五兩前矣有慚不腆之儀將其百世賴之永締無窮之好

謙子納幣書

禮重於婚盍嚴二姓之耦幣將其敬敢伸五兩之陳況得請於姻期將撫有於而室有懷種玉聿來雙璧之祥

引領宜家彌切三章之詠

豐侄納幣書

婚姻之好相得甚親恭敬之將不腆是懼已輯百年之契肆陳五兩之儀同心而臭如蘭既遂綢繆之意之子而宜其室行觀雍睦之風

五一弟定鄭氏書

石室名宗載謀擇壻朱陵餘子誕卜宜家曾平時楚越之遼乃一旦晉秦之契殆由天幸夫豈人為伏承某人令

侄女誠甚閑有貴當時之內行而某弟某儒書粗習猶慚孟舉之知名冒焉乞婚幸甚得請妻之兄子尚憐三復於斯言有此王郎彌仰一門之阿大

回王氏許親書

衮衮源流方衍河汾之慶畀畀門閥但餘北郭之名惠然媒妁之言顧以姻婕之舊致書來聘發幣有輝伏承某人令嗣詩禮藎由其世家而某女子絲枲方從乎姆教幸甚金蘭之契惟其臭味之同三復白圭夙已聞於

善學此真佳壻令尚續於流風

回王氏納幣書

即舊姻而尋好顧何事於繁文發重幣以踵門且復將於重意申固百年之好光華六禮之儀天壤有此郎佇諧阿大之望門闌多喜氣會見少陵之詩

回劉氏許親書

男婚女嫁宿有成言昔往今來迭相結好於儀可畧而禮方新伏承某人令嗣學以美身況羯末芝蘭之輩行

而某女子幼焉失母無姬姜絲枲之典刑繇其臭味之同疊是姻婭之契不疑何卜自諧鳴鳳之和無言弗酬願守伐柯之則

回劉氏納幣書

婚姻之約久矣十年幣帛之將嚴乎六禮永荷綢繆之意來成嬿婉之期將令家室之宜無慚舊好豈但鳳凰之吉不爽初占

回向氏許親書

丞相諸孫典刑弗墜大夫遺緒閥閱僅存伊門地以何
侔惟儒書而是契話言前定篚幣鼎來伏承某人令嗣
耽味簡編甚於寒素而某女子服勤擊帨安此清貧孰
黨友之傳音遂婚姻之締好豈其魴鯉可量輿寄之高
幸甚蒹葭將倚光榮之映

代回胡氏許親書

葑菲何微莫稱采求之意絲蘿有託徒欣攀附之榮
方針芥之相投見金蘭之永好伏承某人令嗣鄉評行

藝素推月旦之聲而某女子笄歲容功粗習姆師之訓好語屢勤於媒妁嘉音特枉於使人猥辱撝謙欽如明約

代求范氏婚書

武子之德在人流光甚衍儀父之賢有國遺俗僅存敢徼福於高門願請婚於下執伏承某人令女閑七篇之女誡早聞抑抑之儀而某子某守一卷之古書方謹読読之習惟臭味相同之契且話言前定之堅初其占之

既諧懿氏之卜謂可妻也遂依夫子之門將照臨於哀宗抑撫有於而室其爲幸會莫旣數宣

代言定書

奉百金之季諾恪垂鎮撫之私訪雙璧於雍田夙契婚姻之好既齋戒告神之始乃敬恭將幣而前伏承某人令女越良臣之胄而閑閨閫之儀而某子某吳舊姓之家而謹詩書之守惟茲二姓之合其將百世之依匪伊人謀亦有天幸一言即契義深切於斷金五兩粗陳禮

第慚於垂槖

代回定書

起家勇爵敢擬清流擇壻名門乃得佳耦徵兩石一丁之訾信二人同心之堅發幣鼎來古龜告止伏承某人令嗣天禄閣之英胄官簿方張而某女子函闗令之故家閨儀粗習屬漂流於異縣因邂逅於聯姻天壤此郎果大踰於素望門闌喜氣會少振於哀宗

代回定書

邦國早微況其遠裔周宗蕃衍燕及後昆顧門地之非
侔惟儒書之是契伐柯浟至發幣鼎來伏承某人令嗣
二千石之賢孫箕裘不墜某女子一畝宫之素教蠶織
粗諳重緣臭味之同不棄菲葑之陋河海潤百里既相
忘道術之中金蘭同一心宜遂締婚姻之好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省齋集卷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主事臣吕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任溥

謄錄監生臣黄鐘

# 省齋集卷七

宋 廖行之 撰

## 啓

### 賀憲冬啓

連珠協歷占牛初星紀之墟瑞晷應圭考日至地中之景方慶履長之始益知泰道之亨恭惟某官順陰陽消長之宜奉時令賞刑之政澄清有志已觀惠澤之交孚欽恤為心咸仰平反之罔滯茂對書雲之旦薦迎純嘏

之休其疾方阻於負薪禮莫陪於賀燕當君子大來之吉已欣上下之交侈康侯晝接之榮即對庶蕃之錫永言頌系莫罄敷宣

賀莫漕冬啓

禮樂光華咸企二天之庇陰陽施化迺迎至日之長顧莫稱介壽之觴其敢後宣心之牘恭惟其官高風峻整雅志澄清與時偕行益懋亮功之績所居類至方凝視履之祥允協昌辰彌隆睿眷其棲遲蠻徼鞅掌郡丞誦

召伯黍苗之詩正仰沾濡之澤賡魯侯閟宫之頌敢陳熾大之辭傾祝之誠敷宣罔既

元正與憲啓

歷首三元有初肇序律調一氣其應始和茲維道長之時允屬泰來之吉恭惟某官撫辰凝績與國齊休奉寬大之詔書寀贊發春之意振滯淹於民俗妙通啓蟄之功茂對青陽佇登黃閣某庇身宇廈引睇星符服制以朞難綴班庭之慶願言伊夕即覲召節之歸

賀沅靖守元正啓

葦桃在戶又新一歲之儀椒栢稱觴溥介百年之壽惟時碩德茂擁繁禧恭惟某官德秉粹温政推豈弟承流宣化均陽春布澤之施鑄頑成仁協品物更新之應撫辰凝績視履考祥方當彙征元吉之辰竚對晝接康侯之寵某屏星叨乘鄰燭映輝豈無頌言可祝公侯之純嘏亦有官守難陪賓客之後塵傾望之私敷云罔既

賀沅靖倅元正啓

鷄符桃梗以餞餘寒椒酒辛盤爰興嗣歲惟時碩德茂擁蕃釐恭惟某官和氣積躬惠心孚物恩仁布護助承流宣化之功動植昭蘇被伸屈榮枯之賜撫辰凝績視履考祥竚聞課最之升即有褒遷之寵兹臨穀旦宜協泰亨某假貳山城希光鄰壁豈無善頌悵莫陪賓客之後塵賴有尺書猶可舉歲時之故事深慚骫骳難究願言

賀衡州范奉使啓

剖竹分符欽奉楓宸之眷開藩問俗肆班鴈嶠之春坐嘯黄堂馳聲遠徼顧有一壓之託敢修尺牘之恭伏惟某官善能周室之庶官悃愊漢家之循吏久更劇寄浸陟華途二千石共理之良益隆善最九萬里搏扶而上行展壯圖豈伊南服之州尚屈東方之騎佇興饋歎即奉詔趨某望履雖遥依仁蓋切田廬占籍爰居蒸水之邦廪祿驅人來佐夜郎之郡欽聞渤海太守之化莫獻漢陽處士之規寫欽止之心賴有子家之執訊歌來暮

之句顧繼王褒而作詩歲律方新春陽向淑巽順節宣之序仰承注倚之懷頌詠徒深敷云莫既

賀范鹽啓

肅膺中詔榮領外臺占使者之星光生躔度叱忠臣之馭喜動江山凡在庇庥率皆鼓舞伏惟歡慶恭以某官鍾時間氣為世通材凜若典刑有清白傳家之懿淵然問學達詩書執禮之言早振迹於巍科亟躋榮於華貫參籌內府國有贏資疏寵輶軒風生一節煥光華於原

隰動氣色於旌旗載惟翼軫之區莫重荆衡之域清湘碧嶽悉見版圖赤米白鹽盡歸籌畫坐提綱領兼裕源流登孟博之車想慨澄清之志用計然之策佇臻富足之功其籍伍部民名叨官牒久志荆州之識面欣聞刺史之褰帷我有兒童可備細侯之竹馬公猶膏雨其均召伯之黍苗贊頌之深敷宣罔既

賀陶鹽啓

宸扆疏恩播西垣之綸綍使星絢彩輝南楚之經躔凡

在庇庥舉增欣忭仰惟慶慰恭以某官高風峻潔雅志澄清握蘭而趨丹墀振憲部詩人之偉躅持衡以司文柄萃南宮進士之敷言輟更直於鵷鴻寄寵權於食貨風生英節聲動熊湘蓋九重惟心德之知視萬里等門庭之邇禮樂新從於天上想工歌三而拜三源流已具於日中將百姓足而君足行推鞭算即見錢流弟虞攬轡之勞難屈持衡之彦某一壓蒸水幸足資才半刺荆游方安懐綬顧夙勤於仰斗快將覩於褰帷固有兒童

可備細侯之竹馬豈無欗具會瞻公子之繡衣賛頌之

誠敷陳罔既

賀曹鹽啓

肅膺中詔榮領外臺占使者之星光生躔度叱忠臣之

馭喜動江山凡在庇庥率皆鼓舞仰惟歡慶恭以某官

鍾時間氣為世通材凜若典刑有清白傳家之懿淵然

問學達詩書執禮之言早騰播於休聲亟踐揚於華貫

握蘭省闥綽有能稱剖竹侯藩茂凝嘉績斂翼異冀偕於

鴻漸摶風有待於鵬程持釜出郊甃屈雲霄之步武乘軺問俗載揚旌節之光華矧惟南楚之上游式據重湖之劇壤胡床夜月江環庾亮之樓流水桃花煙瑣秦人之洞丹砂朱橘悉見版圖赤米白鹽盡歸籌畫坐提綱領錢穀必問其幾何肯較錐刀會計亦當而已矣惟朽貫腐糧之積皆摘山煑海之謀利孔寖洪弊源斯窒推鋒盤錯稔聞游刃之餘拭目匪伊會見賜環之召其叨丞屬郡仰德臺屏英規未覩於雲天崇譽久欽於山斗

輒露依歸之素少伸慶賛之私棲巢蔭之一枝茲焉有託泛恩波之萬頃浩矣無涯祝頌之心敷宣罔既

賀益陽趙宰啓

疏恩芝檢出宰花封綸綍甫頒驩已騰於四境惝𢤱所曁喜尤倍於輿情欲寫寸誠敢憑竿牘恭惟某官稟資英邁毓德粹純學問該明洞八牕於胷次文章雅健倒三峽於毫端清時蚤見於一鳴淡墨榮標於千佛薦揚滋久譽處彌休輟唐朝臺閣之賢膺姬室子男之寄然

百里豈久淹之地而九重與見晚之懷竚遄尺一之招歸奉晝三之渥某寒儒冷族俗狀凡材三獻技於禮闈有慚畫虎始綴名於銓部謾曰爲箕屬兹試吏之初聞有戒期之命想言游學道當流化於絃歌則杜甫折腰敢憚勞於趨走方備數百寮之末可濫吹一律之竽幸甚依仁庶其藏拙遡風以往豈無預下之教條望履而趨行遂親承於謦欬傾依之切敷述奚殫

賀鄧守啓

望重皇華權舶貨低昂之寄恩分渙號更侯邦屏翰之
崇釋周家六轡之勞歴漢室三公之選先聲甫曁輿議
交欣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長才濟劇清風不墜江東良
守之雲礽篤行無渝髙密元侯之軌範早擢儒林之秀
旋膺詔節之榮入亞二卿贊國計軍儲之調度出將使
指總蠻琛夷寶之阜通惟玆中外之徧儀彌見聲華之
藉甚方九重均輕重之勢故千里屈循良之師載惟湘
楚之邦實邇枌榆之社蹔煩汲直淮陽之拜欲寵買臣

會稽之歸佇聞宣室之思即奉承明之直其鄉閭晩進仕版孤蹤夙獲快於披雲喜尤先於賀厦受廛有託徒竊幸於私心拔薤無謀終莫禆於遠畧戒嚴伊始淒凜云初願精寢饋之調益對冕旒之眷

賀葉守啓

暴公子之髙名服膺寖久韓荆州之一識雅拜猶稽昔嗟擁篲之無因今幸受廛之有託未倚宫牆而捧摯聊憑竿牘以宣心恭惟其官厚德鎮浮清風激薄文章當

世宗匠政事為時吏師入亞二卿贊武穆文昭之盛出專侯社擁漢符唐節之榮方九重深念南土之民故千里尚屈東方之騎地連蒸嶽人戴龔黃六條之教初頒五袴之歌已沸政應宣室凝神賈誼之歸當信三槐虚席五倫之入時惟僉論實非私言其仕路孤蹤儒門寒裔伯樂不顧難追冀土之騂騮崔生何為甘偶藍田之鴈鶩坐兹匏繫彌切雲披前更隕籜之辰可遂及瓜之代緬懷歸止扆夫桑梓之恭願予進焉無以菲葑之體

肅晤伊邇素律鄒髙更勤茵鼎之調式副冕旒之眷永

言頌咏昌罄敷陳

賀鄧守啓

熊軾扼輪黌堂視篆旌旗改觀動氣色於髙牙號令一

新厲風雷於四境歡騰輿頌望洽斯民恭惟某官政事

宗工中興循吏光華云逺留嶺海之清聲屏翰於宣增

衡湘之氣槩整假澄清之手載施牧養之功伊買臣獲

會稽之歸然太史豈周南之滯小宰典司六計方弊廉

能剌史入為三公即褒治行其鄉閭遲次井邑受壓屬茲賀厦之初爰有負薪之疚念維桑與梓勿忘敬止於斯心而擁篲掃門徒極坐馳於此日滌場伊始宣化云初願循君子之四時前即康侯之三接

謝薛守啓

上策太常曾無高論拜恩九陛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生還青氊之舊物念南國被化孰非楚地之多才而閩郡推賢奚止菑川之一士乃以棲遲之久獨居掄選之

中載省僥踰豈非際會伏念某才雖慳於天分學粗守於家傳屢矣退飛謂竟身於巖穴忽焉決起寧自意於雲霄以親闈之素望頗嚴恐祖廟之清風或墜強勉再戰冒昧一行久冥拾芥之心姑劾楚舟之舉偶中程於蘭省獲奉對於楓宸釋之論甚畀自詭易行之實平津第居下敢希親擢之恩幸脫褐衣均霑命服所喜百年之門戶已收兩世之儒科豈惟衰緒之光亦愜慈顔之念雖置萬卷而讀律僅逃畫足之非然計三釜以及親

寧畏折腰之役行展平生之志敢論稽古之功豈伊人謀亦有天幸茲葢伏遇某官主盟吾道師表士林聞文翁之風化已先於興學況延壽之教禮尤急於親賢遂令牛馬走之微亦玷龍虎牓之末遭逢若此報稱謂何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勿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為德下為民期有見於斯世

為老人通邵守啓

除目久頒未擁東方之騎溴音尋至遽更南服之符四

郊方浹於驩傳千里已回於叶氣奔趨在庇忭蹈尤深

其官敏識絶人廉名聳物學通世務河汾夫子之雲礽

才可時施江左夷吾之流亞早結冕旒之眷屢分銅竹

之榮仁恩所至而有聲治績每髙而居最巴陵鰥寡久

歌叔度之來濱水兒童俄整細侯之迓載惟兹土實亦

雄疆地𡾟楚尾之餘封壤接梅山之故境必有龔黄之

政以興齊魯之風故當二歲之終更爰聽九重之簡在

或輟從臣而授朱轓之寵或由奏課以陞文石之班我

公之來迅詔可待蓋翟方進之遇主已器其能而蕭望之之得君吏詳其試實僉言之所誦非小子之敢諛其竊祿冗員撫塵俗吏宦途蹭蹬難追冀北之驊騮弱羽飄零猶侶藍田之鴈鶩豈謂未鎔之鑛獲親良冶之鑪雖尚遲韓休之三然已蔭蘇天之二詎止承風而趨走將期淑艾於師資陽春有脚而不擇薰蒸化雨無私而寧偏潤澤或可詠具腓於桃李庶幾忘下體於菲葑則許邑之聾尚容陪於下吏而潁川之恕不失過乎古人

為老人通辰州徐守啓

蓬飛上國快荊州識面之榮綸演西垣聽渤海單車之舉恭想麾符之逸緬懷杖屨之游矧惟賤子之夤緣行厠别車之陪貳彌勤仰德敢廢宣心恭惟某官豈弟慈祥雄渾傑特所居稱職忠清夙振於先猷為世名人峻厲無渝於往範早際亨嘉之會徧儀華要之津載王祥邦國之謠屢奏成於康海考望之宰相之任更詳試於治民眷惟辰水之區實控獠夷之聚必有賣劍賣刀之

化以成維藩維屏之功千里嚮風重湖蒙福其地寒進晚才薄力綿姑從官牒之推移自媿家聲之沈寂踈遲焉用了無驥足之稱踰汰何安遂忝屏星之授懼深非據幸豈無從敢云政事之興聞預喜表儀之有在目切雲天之覩心勞旌旆之揺素律甫回秋陽尚酷惟君子四時之無爽信康侯三接之非遥頌系之深敷宣罔既

通岳州張守啓

仰吾道之宗主昔嘗窺姓字於英躔為契家之門生乃

幸奉約束於大府雖下走見嗤於俗狀有廣厦可庇以
歡顏天借幸於及瓜願斂板趨庭之敢後名敬通於行
李喜屬鞬佩櫜之有期恭惟棊官氣斂天地之英才冠
巖廊而盛軒騰龍虎之勝雄壯際風雲之懷焜燿虹蜺
之光貴名起霄漢之上繼萬古衣冠之盛爲三傑帷幄
之奇屢分刺史之符優最考功之課朝庭重岳牧之選
知晁旒注意之深郡國占湖山之區想燕寢凝香之勝
已暢謹身廉平之化佇聞樂職中和之歌治等彌高吏

刺無媿且洞庭九州之冠詩篇追韓愈之雄剡岳陽萬古之名文采敵范公之富凛紫樞黄閣之望將亦爲丹墀之歸難鬱具瞻即遄迅召其才列諸生之下仕居百寮之畀三釜及親徒得毛生奉檄之喜一行作吏敢懷杜叟折腰之難顧不憚捿楚塵埃之可羞亦欲以尺寸功名而自見傾心熊軾馳志龍門崑閬蓬瀛躡履儻蒙於少進雪山氷壑持躬其敢以或欺不勝願忠之私未究陳篇之際梅天氣潤槐夏風清願循君子之四時以

速康侯之三接傾依之至敷述奚殫

回李守啓

銅竹分符寅奉絲綸之寵蒹葭倚玉預深寮寀之榮念貢櫝之未遑忽飛緘而首曁俯媿小人之不敏仰知君子之能謙恭惟其官仙李流芳龍門襲慶詞源浩浩共高倚馬之才襟宇飄飄久負騎鯨之志實四世五公之後擅一門三秀之稱華蕚聯標芝蘭競彩曳組寢更於膴仕班春蹔屈於遐封矧湖右之名區以辰陽為樂土

踵中古晉唐之懿訟牒晨稀當五溪沅靖之衝關烽夜熄正有資於循吏將盡復於淳風白日青天方期快覩盤根錯節已肅先聲聽兒童興來暮之謡佇凝嘉績將聖主有見晚之歎立步要津某猥以非才濫叨佐郡第劇依劉之幸慚無和郢之工自媿迂踈厠同寮而何補徒欣伊匪獲傾蓋以相從秋暑正隆行軒載整願厚寢饔之適用迎眷望之休祝詠之懷敷宣罔既

賀張守啓

油幢萬旅疇尊俎以策勲熊軾一麾寄屏翰而均逸擁
虎符而啓籀奄鴈嶠以開藩坐嘯黄堂馳聲遠徼顧有
受釐之託敢稽貢牘之修恭惟其官隆望蓋時宏猷濟
世備寇恂之文武擅牧人御衆之才兼麗參之恩威優
恤弱撃強之政㝡折遐衝而制勝肆陞延閣以通班屬
湘隅滋盗弄之兵當閫外整成擒之畧朝方經畫地孰
重輕伊衡居出入之衛於時邇蕃宣之任肆疇勲業暫
借撫臨草木知名應有江淮之威肅鼓桴罷警諒猶京

兆之政清將三公選所表而用之當今世舍夫子而誰者佇奉紫泥之召進登清禁之聯其舊辱記存喜居麻膺欽聞渤海太守之化莫厠會稽邸吏之恭愒日何功將幸及瓜之代修容可冀媿無拔薤之謀秋律云深天時向肅願謹節宣之序仰承眷倚之懷

賀張守啓

璽書就拜因易地以建侯熊軾鼎來肆懷章而之郡風聞千里歡浹輿情仰惟慶慰恭惟某官學術精純風猷

凝邃英聲茂實早振迹於士林偉績殊庸久最功於官閫方報淮壖之政即膺鴈嶠之封惟二千石共理之良將九萬里摶扶而上欽惟遠業姑此假途某瑣瑣邦人畀畀官牒久志青天之覩行依皂蓋之庥寓欽止之心賴有子家之執訊歌來暮之句願繼王褒而作詩欣頌之私敷宣罔既

爲叔父賀鄧守啓

嶺海朞年專總阜通之寄絲綸一札峻更屏翰之崇借

長孺之重名寵買臣於故郡驩傳四境榮觀一時恭惟
某官敏識絶人廉名聳物景山清約足觀世美之無雙
伯道謙和兹見家聲之不墜早掇賢科之効亟躋膴仕
之塗爰簡淵衷尋紆召紱入贊國儲之會計出權舶貨
之低昂方九重矜鴈嶠之遥故千騎托虎符之重地鄰
枌社人企棠陰政應宣室之歸無久周南之滯時惟僉
論實匪一言某仕版陳人儒門寒裔抗塵何補不堪州
縣之徒勞投紱而辭已分田園之歸去正竊里居之嘯

傲遽叨厦屋之帡幪方將托百畝於共治之良何止受一廛於爲氓之願趨裴伊始流火云初願精茵鼎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代劉守賀吉州朱守啓

受知宸扆改命价藩龔少卿之對孝宣上聞之而甚悅黃次公之代延壽治因是而大成政教修明吏民懷服仰惟慶懌恭以某官儒先雋望宦達名流心不違仁夙志屢空之學人多懷惠尤高自遂之風宜遷羽以儀朝

尚剖符而為郡渠陽凋俗方屬心膏雨之來螺浦仁風不自意陽春之至豈獨鑄頑之妙抑知植本之深姑訖外庸竚遄中詔某一壓被澤千里連封欣聞初令之頒已覺餘波之及行李一介敢修贊喜之恭君子四時更上尊生之祝

賀鼎靖守啓

出綍昕庭建旗雄屏消剛宸而啓糴宣德意以開藩喜浹羣情歡騰比壤仰惟慶慰恭以某官材高康濟學造

誠明茂實英聲夙振士林之表嘉庸偉績允推吏治之師方邁迹於循良尚究心於綏撫風行千里已歌叔度之來詔下十行佇慶次翁之召某員丞邊障竊庇鄰麻豈無頌言可贊公侯之戾止亦有官守莫陪賓客之下陳肅氣愈嚴黃堂多暇祈鼎茵之加重須臺閣之升華瞻企之私敷云曷既

賀趙守啓

中宸錫命南紀建侯對延英之朝諒興見晚之嘆懷會

稭之綬爰膺共理之求除目一傳歡聲四洽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潢疏潤玉葉騰芳蔚為賀白之宗英倬有龔黃之政術早擢賢科之效寖登膴仕之榮勤注想於九重命無俟駕奉清閒於數刻俞有昌言乃開鴈嶠之封式畀虎符之寵眷知彌渥蓋二千石之惟良風采素高想十二牛而有裕欽惟遠業姑此假途某瑣瑣邦人畀畀官牒久志青天之覩行依皂蓋之麻寫欽止之心賴有子家之執訊歌來暮之句願繼王褒而作詩欣頌

之私敷宣罔既

為老人賀胡中丞啓

解屨摳衣五載隅龍門之峻揚庭渙汗百寮瞻烏府之隆是謂德進則朝廷尊蓋由綱正而天下理威風自肅公道益彰顧雖么麽之微知有清明之慶恭惟某官氣直方大學純粹精力持正義於流俗衆言之中大起高名於縉紳先生之上迨是非之一定宜功業之鼎來入儀柱史之班進掌宗藩之牒升華經序極儒者之至榮

擢貳夏卿制遐衝而坐折疇庸丕著懋渥亟頒由當時抗義槩以強主威宜此日須直繩而斷國是權畀惠文之重位嚴獨坐之雄洪惟皇家尊任憲府在仁祖之納諫相臣至承旨而奉行越光堯之用人政柄率由斯而超授方上聖纂承之始繄中司遴簡之精比公之登虛席遂正朝望轉峻豈徒傾京邑之觀帝眷彌深迺益知眞宰之器佇膺大拜以聳具瞻某猥瑣郡丞棲遲蠻徼自憐俗眼昔嘗披快覩之天惟恨塵蹤今莫厠賀成之

燕仰正人之進用偕有識以欣榮望斡旋無私之匪遥何踴躍自獻之足媿念山有猛虎斯無藜藿之憂雖蘭生深林願同菲葑之采歲寒栢勁臘盡回春恭祈茵鼎之處宜益副冕旒之注意徒勤傾頌莫究敷陳

為長兄賀張南軒荊南開府啓

開南服之价藩建元戎之幕府誠明所格不煩褰刺史之帷號令一新豈獨壯三軍之氣俯愜蒼生之望上寛當宁之懷仰惟慶愜恭以某官於道得古人之傳以身

任天下之重時則有若伊陟烈可紹於阿衡我亦欲正人心功足齊於孟氏言行當時之師表出處繫世之汙隆贊策膺戎自得安強之本矢謨造滕居多仁義之陳學去國之幾年惟許君之一節謀非身為志與時行人定勝天天定勝人素其位而奚慊仕優則學學優則仕顧其道之當然三載於南百蠻既輯文軫且踰於桂海聲名益簡於冕旒祈退甚堅受知彌渥伊荆州用武之地最今日任人之先食貨生財雖云當務詩書謀帥宜

莫如公𦉢翩綸綍之頌從容縉紳之喜國家倚重蓋根本之上游兵民屬心將權輿於大用矧是經綸之計及夫閒暇之時先為不可勝之資其取杜生之自治故將大有為之主必若宣王之内脩既上得其道而下得其宜則守無不安而征無不服惟久貿中之素宜咸徯日新之功行且登庸措之事業某門闌晚進宦海餘波讀一卷之書亦粗知於模範處百僚之底曾何補於毫分欣聞山甫賦政之初佇見尼父復疆之效言詩三百

在蒸民江漢之篇逢世半千見大學中庸之治其為贍頌莫罄敷陳

為長兄賀王帥班師啓

皇咨一德既敵愾以獻功王曰還歸肆班師而振旅愷歌雷動露布星馳勲業耀乎鼎彞威名震乎中外兵民休安朝野懽忭仰惟慶懌竊以蠻獠混幷郴桂尤甚資悍輕而易怨嗜漁刼而弗悛長養以兒子則祖擊而紛拏繩治以尺寸則鴟張而旅拒率十數歲而一擾輒千

百輩而羣行小則貽守將之致誅大則勤王師之肆討
曩嘗恣于狂狡亦旋費于剪除然芟落爪距而乃有脫
遺或淹留旬月而竟以紿獲雖弭定之勞可紀而震疊
之威未信乃者大為蒲澤之姦至動羽書之警上深注
意無踰方面之賢公則徂征爰涖師干之試既盡護于
諸將宜肇敏于戎公哽彼喉牙得其要領洎處分之已
定則攻討之不留一麾而羣醜褫心再鼓而渠魁授首
肆搜原而剔藪猶薙草而獮禽曾是旬時屢騰月捷俯

快周邦之喜上寛宸扆之懷謳謠亟化于謳吟官府即
還于平泰繡衣公子渠勞部遂之分屠狗將軍莫售面
謾之請壯价藩之風采表儒效之權輿僉論翕然斯文
幸甚恭惟某官詩書元帥帷幄良籌克壯其猷方叔已
寧于荆蠢用錫爾祉召公宜拜于王休兹魚服之載櫜
將衮衣而入覲豈嫌伐一時之事方益為永世之圖若
趙充國之殄先零得屯田十二便之計且諸葛亮之擒
孟獲有留兵三不易之謀惟出其酋豪壯勇而用之因

據其形勝膏腴而臨彼則豈惟南人不復反側之慮抑可使縣官不煩轉餉之須想經畫之一施斯悠久而咸賴實維天下之望奚獨湘人之安某繫身黃綬之卑拭目碧油之舉樊須云弱雖莫陪用命之師宗元何人尚克獻平夷之雅贊頌之至敷云曷窮

到任謝湖北汪憲啓

一顧而假三倍昔嘗叨眄睞之恩廣厦之庇萬間今幸托帡幪之内以前日互鄉之與其進宜斯時游子之得

所依既長鳴多通意之人信寒士有歡顏之所輒自伸於知已因具見於傾心竊以文章政事或者謂兩塗之殊篳楚塵埃人蓋嗤百寮之底然設科于以廣求才之路而分職孰非謂任事之能夫以靜厚如蘇黄門猶嘶階於進士至若經綸似陸内相亦發軔以渭南豈惟無忝於儒科抑亦見推於治等伊前哲周旋之地尤後來掄選之難必當其人乃在此位如某才雖慳於天分業僅守於家傳屢矣退飛謂竟身於巖穴忽然决起寧自意

於青霄粗承百年未墜之規幸免四十無聞之恥起諸生而綴仕版敢云稽古之功得三釜以奉親闈竊懷奉檄之喜亦有天幸遂及我私茲蓋伏遇某官望冠世臣蔚為時傑祥儲龍甲之地衍公侯之流先瑞得奎文之躔鍾天地之英氣自鶱鴻漸之翼一新鳳覽之輝修平準之書已裕湘中之食貨奉祥刑之訓載明荊部之科條於觀風問俗之餘閒尤激濁揚清之有志敬其餘如一廩乎何侯守法之公誠有味其言溫然鄭莊推轂之

意在冥瑣其何取亦經久而不捐既脫白丁遂玷微祿
重念某已癡已痼吏習何疎少焉自詭於功名粗有尺
寸之望久乃見収於困頓投之奔走之場念慈闈喜懼之
年更伯氏凋零之後顧一身之責甚重非二天之託何
歸矧惟洞庭廣邈之區孰與巴丘弛弊之極吏漫自若
乘簿書緣絕之姦農惰弗勤安耕芸鹵莽之報公無可
持之績而抑給於征榷人惟早去之望而趣了於須臾
故郡邑匆匆治期會而不足於兵戎徃徃恬故常而弗

治僅存一尉之名載與數卒而處所顧閒暇苟安於無事深恐緩急莫濟於一時況相助相扶持之法不修於比閭則無恥無忌憚之民易流於姦宄不勝過計之慮重增了事之癡儻蠻策之少寬庶涓埃之可効某敢不守所學而無負素其位以有行持躬益謹於勿欺濟拙深求於不倦雖猗無它技尚一割之試鈆刀而敢布此心如百穀之仰膏雨傾依之至敷染奚殫

到任謝陳漕啓

試吏尉曹瑣瑣塵埃之賤遡風英節皇皇禮樂之華方竊蔭於一枝敢祈恩於三沐顧所遭之幸甚論其報之謂何延見南畝之旄倪無以告語為言外臺之約束惟謹奉承凡有聽聞孰不欣快伏念某學僅通於世務才非合於時宜搔首讀書頗欲追古人簡策之上俛顏就祿竟墮在俗吏凄凉之中漫浪河西之行彷徨洞庭之野呻吟衣食慮弗靖於里閭出入濤瀾渺難窮其窟穴矧宿弊之相襲於斯世而未聞腰弓撚箭之流僅充異

役植旗鳴皷之習徒有虛文但有一尉之名相與數卒而處棄車馬而遁去何敢效昔人之謀盡狐免而一空將誰為今日之用蓋了然見目前之勢故懔其有意外之憂未能持方而入圓曷容迂拙所顧視遠而猶近必賜矜憐兹蓋伏遇某官昭代宗工清朝國器治等出諸公之右允若吏師勲名簡九重之知倬為時用峻西清之寓直裕南紀之轉輸流地上之錢不假劉晏低昂之術轉關中之粟佇成蕭何餽餉之功於觀風問俗之餘

閒尤激濁揚清之有志不圖幸會獲任庇依某敢不祗畏簡書謹循纍策庶幾得獸或能從指縱之功儻可培風願曲借扶揺之力其為感激莫罄敷陳

為長兄到任謝王帥啓

百寮之底方此効官三釜之資喜容就養顧微軀而甚幸仰大庇以知歸竊以均内外而一重輕要孰非以器使捕盜賊以起端緒則專在於尉曹自京都始二部之分至縣邑亦一員之置彼趨走或折腰之憚然豪強悚

箠棒之威惟吏能警敏者乃擅渭南之名必才望高雅者始有洛陽之授職雖甚冗選則不輕矧是資陽實維巖邑版蹜萬戶亭列七鄉蜀壘吳城蓋疇昔戰爭之所北荆南越正今茲行旅之途澤可緡魚山多藝茗或者競漁商之利因而通藪澤之逋裒已就於芟除今尚勤於澄按凡茲警察之吏宜用精明之人如某者猥以書生濫沾世賞徒知守紙上之語曾未若囊中之錐竊妄意於箕裘無取才於尺寸念古人四十而仕今或似然

第學者再三而思吾未之信雖班簊楚之役且食斗升之粗敢圖無能亦許就列茲蓋伏遇某官詩書元帥政事宗師素結冕旒之知允膺方面之寄凡斤者斵刀者削盡指使於羣工而細為桷大為杗尚兼收於衆木致兹瑣質獲廁下寮某敢不祇畏簡書謹循繩策庶幾得獸或能從指縱之功儻可培風願曲借扶搖之力其為感戴曷罄敷陳

通兵曹官啓

委身邑尉自笑畀飛從事郡曹久欽妙選將趨走凄凉之迹有周旋提掖之資適瓜戍之及期先郵筒而致敬恭惟某官風猷峻整器宇宏深材名夙擅於無雙治等常推於第一未上承明之直姑從大府之游肅若紀綱贊成坐嘯之績稽其善最合居明陟之科將臺閣以升華遂雲霄而闊步某儒酸特甚吏習殊疏緣言語文字而得官曾何萬分之補於箠楚塵埃而干祿正為三釜之謀所欣陳力之初竊有依仁之幸夏日可畏南風之

薫願崇衛於生經以亟來於召節頌詠之至敷述奚殫

通巴陵主簿啓

趨走折腰玆焉筮仕淹翔棲棘幸甚從游適瓜戍之及時先郵筒而致敬恭惟某官材堪世用學有家傳典刑存金玉之淵風采㢘臺閣之望未展立朝之畧姑為佐邑之游悉意勾稽協贊一同之治疇庸善最合居峻陟之科將臺閣以升華遂雲霄而闊步某儒酸特甚吏習殊踈緣言語文字而得官曾何萬分之補於簭楚塵埃

而干祿正為三釜之謀所欣陳力之初竊有依仁之幸夏日可畏南風之薰顧崇衛於生經以亟來於召節頌咏之至敷述奚殫

為長兄回孫簿啓

策名巍第發軔亨衢不嫌簿領之畀兹見檄書之喜歡均一邑幸甚同僚且先執訊之來益起望洋之歎恭惟某官文成黼黻學有淵源閉戶窮經造聖賢之閫奥枕流漱石何世俗之磷緇已收稽古之功尚守辭尊之志

惟其養之素厚是以持之益謙祭竈而請比鄰顧何妨於高士棲鸞而以枳棘恐難屈於大賢似聞天上之音不俟星言之駕某事如畫虎世謾為其騰躍何為未遇培風之力凄涼自笑徒娓折腰之吟天假其逢君來何暮使皆有所矜式非但於言為之範我馳驅豈無所獲實愜依仁之願尚稽贊善之詞墜紙上之煙雲想留中之涇渭鼎嘗一臠已踰大嚼之甘日詠三秋彌切下風之望金行仲琯車肅前旌顧嚴掫衛之宜以順節宣之

令其爲欣頌未易殫陳

回巴陵郭主簿啓

解褐爲濟陰之游咸服仲宣之量折腰作河西之尉誰憐杜甫之吟欣聞賢轍之來將竊鄰光之照况上國從游之舊而同寮依庇之新曾贄問之未遑忽飛牋之先辱不敏若此自訟謂何恭惟某官學富五經名高千佛器遠而將之以重其用不輕材大而持之以謙所養彌厚未上詞林之直姑爲簿領之行祭竈而請比鄰顧何

妨於高士棲鸞而以枳棘恐難屈於大賢諒非黔突之淹即奉紫泥之召某甫塵末第自笑畀飛曾謂毁車而欲逃乃幸聞音而獨喜非敢覬連牆之契以同尊酒之歡庶幾陪三傑之名或厠文詞之列夏令正烈暑行良勞願叶冲和俯愜顒望悚荷之至敷染難周

通岳州李司户啓

疇昔雲梯竊仰絶塵之步一時官牒又爲同郡之遊幸甚遭逢之多忘其趨走之媿盍簪伊邇置郵以先恭惟

某官江右名流吳中儁望文章萬丈之光焰倬有典刑聲名一世之龍門尤髙風彩自展飛摶之翼益先馳騖之鞭姑蔵霹靂之鋒廪材名之素望行置金鑾之殿極儒冠之至榮某才不逮人仕方干禄顧甘處百寮之底亦圖為三釜之階惟門闌契分之益深將箠楚塵埃之可免足以行志豈維臭味之同敢不盡心願索形骸之外夏日可畏薫風自南願崇衛於生經以亟來於召節欣頌之至敷述奚殫